

开栏语

新年假期刚刚结束,同学们都和家人一起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美好时光。从家乡年味到向长辈学习一项年俗技能,从城市漫步到乡村发现,大家以体验式作文和绘制地图等形式,将个人化的家庭年俗体验转化为可阅读、可传播的公共文化记录。即日起,本报将陆续刊登小作者们的作品,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年味记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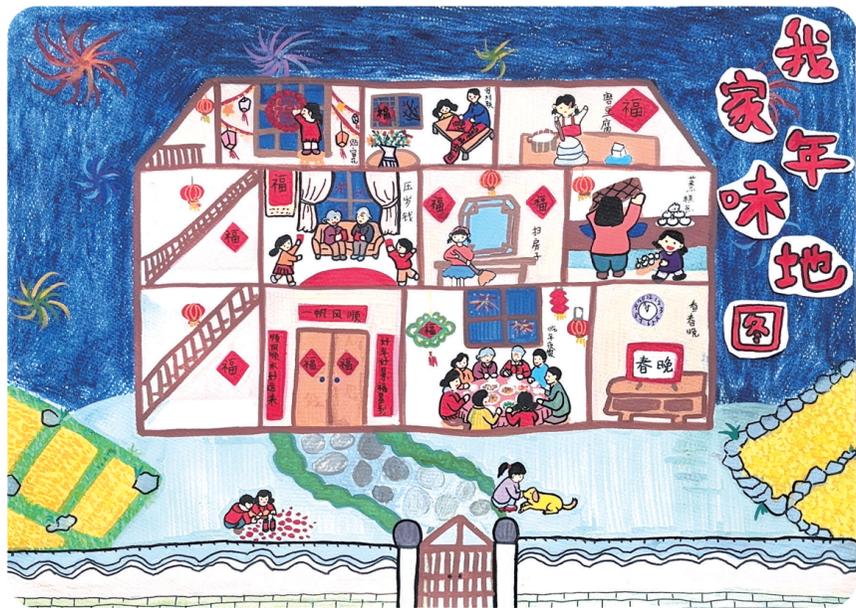
幸福的家 快乐的年

本报记者 郝梦 周朝义 李秉锦 中紫嫣然 高志杰 整理

我家年味地图

黔南的年味

黔南州都匀市第一完全小学三(4)班 吴千语



我跟长辈学一招

苗衣传情

关岭自治县永宁镇永宁中学九(1)班 刘秋菊

“苗乡人的木鼓敲得山冈响,苗乡人的芦笙吹得东方亮,苗乡人的米酒醇香飘四方,苗乡人的飞歌唱来好时光。”

苗乡女子的一生往往从女性长辈用针线密密织缝的一件绣衣开始。银饰银亮,纹样繁复,玄色的,青色的,粉色的衣襟,就这样如水波荡开了花一般的命运。

我平时最喜欢的一件衣服,外婆年轻时穿过,妈妈出嫁时穿过。她们都是六七岁学做家务,带弟弟妹妹。十二三岁学绣花做衣,独立做事。十五六岁涉足世情,跟着姐姐们游方。而后成家生子,过上了终日织布绩麻,喂哺耕种的生活。妈妈那一代开始出门打工,挣许多钱回来,我们这一辈努力读书,带许多知识回来。

过年期间,满头银发的外婆,用她黝黑苍老的手指点在衣片上,教我怎样走针下线。她说,我十五岁了,要学会做自己的衣服,最好新年穿出去,让大家知道她的外孙女会绣衣。

阳光下,再普通不过的衣带,好似都漂浮着一种不寻常的光华。

“现在好多苗族女生不会绣衣服了。”外婆感慨地说。

“要读书做作业,或者打工上班,就没有时间了。”我把针穿下去,摸着凹凸的纹样,看向她。她指着下针的地方,瞪了我一眼:“胡说!我们苗族的媳妇以前上马打仗,下马也一样绣衣。”

我知道她说的是谁。那是爸爸给我讲过的务茂她。她头戴银冠,发插雉羽,身着美丽的苗绣与带裙,骑着骏马挥舞金旗指挥作战,有时还拿着带刺的长枪。爸爸说她“行走如疾风,杀敌如割草”。至今她的形象还绣在我们的衣服上。爸爸说不要忘记我们苗族还有这么厉害的人。

“古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嘛,古时候的战场和现在的‘战场’也不一样。”我轻笑道。

外婆嘟囔道:“现在你们个个都是‘女战士’了,可也不应该忘记做苗绣。”

我抬头望向远处的村落,这层层青山环抱着我的家乡,祖辈从这层里生根发芽。苗族女子,自古以来大多眼睛明亮,性情淳和,聪明又美丽,贞静又热烈。传说古时候天神驾云乘虹,伴鹤而来,只为一瞥惊鸿。每当彩虹桥跨过天空,妈妈就骄傲地告诉我,“世上最美的女子,就是我们苗族的姑娘,穿上银饰装饰的衣襟,连天风也为我们歌唱,天神也来偷看我们。”

外婆吟唱着过去的古歌,我们苗族姑娘,银冠上的曲线是大迁徙



路上的江河,头顶布巾的层叠是苗寨曾经的轮廓。每一次拉丝、雕刻、编织,都代表着记住了通往故土的心和路,每一次选料、裁布、绣图,都寄寓着民族深厚的根和魂。

可如今,那曾经随着蹁跹舞姿旋转起来的飞扬裙角,像蝴蝶花一样开落在世界各地。善歌善舞、能言会唱的苗族女孩子们如满天星一样,在火把照不到的天边,灯烛亮不到的地角,演绎着她们的别样人生,她们会记得苗衣怎样绣吗?

在疲惫工作后思念家人的深夜,在故乡热闹喜庆的春节,在走出大山后的怅然心境里,她们会想起自己抱紧的这一袭苗衣,是怎样容纳了自己的喜怒哀乐、天地山川吗?

记忆里的古歌不停地吟唱着,带着走过千山万水仍不舍得放下的羁绊和牵挂。

“不会忘的。”我相信。

一定不忘记的,她们走出关岭、安顺,又走出贵州,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的。什么时候,大地上又会有她们穿着那一样百褶裙叮叮当当的身影,借来月光的瓜子耳环会随着她们依旧豪迈嘹亮的山歌摇晃,祖辈传下来的三角帕会让她们永远记得我们苗族的品质。

新年到来了,我十五岁即将十六岁了,无论我多少岁,我都会记得这一袭苗族绣衣,承载了没有文字却历经万年史诗的重量,衣冠古歌在五次大迁徙后仍藏进我们意为“故土永随”的山河纹样中,那是开天辟地以来跋山涉水的集体记忆,是万家苗寨中拥挤的美丽,长天的诗歌教会我们拉鼓踩花山,恒流的江水教会我们斗牛吹芦笙,我们曾有过的辉煌文明决不会变为遗失的美好,这一切,我们会坚定地记得,再永远传唱。

指导老师:李莉

小小体验官的发现之旅

桐梓县第五中学七(15)班 李雨佳

大家好,我是桐梓县第五中学七年级十五班的学生李雨佳。今天,我要化身一名“小小体验官”,带大家踏上一张特别的地图——我家年味地图。这张地图不标注山川河流,却记录着亲情、传统与成长的温度。让我们一起去出发,解锁藏在每个角落里的新年故事吧!

据点一:阳台上的“腊肠工坊”——奶奶的味道实验室

一推开阳台的门,一股浓郁的肉香扑面而来,仿佛在热情地招呼着:“新年到了!”这里,是奶奶的“腊肠工坊”——一串串亮红诱人的腊肠,像节日的灯笼般整齐悬挂,在冬日微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。

这不是普通的腊肠,而是奶奶每年冬天最用心打造的“年货工程”。从选料开始,她就格外讲究:一定要用新鲜的后腿肉,切成均匀的条状,再加入白酒、花椒、八角和适量的盐,亲手搅拌均匀。接着,她小心翼翼地把肉馅灌进肠衣里,动作十分熟练。最特别的是,奶奶坚持用柴火慢慢烟熏,让腊肠吸饱木香与烟火气。最后,它们被挂到通风处,经历风与时间的雕琢,才成就了这口让人念念不忘的“年味”。

这个角落,或许不是家里最宽敞的地方,却是最“有味道”的地方——那是一种混合着亲情、耐心与传统的香气,是任何超市都买不到的年味密码。

据点二:书桌上的“春联创作台”——墨香里的传承

“骏马奔腾迎新岁,春风浩荡展宏图。”这张铺着红纸、散发着墨香的书桌,是我们家每年的“年味创作台”。

从前,这里是大伯的“专属领地”。他握笔如剑,手腕轻转,遒劲有力的字迹便跃然纸上。红纸黑字,喜庆中透着庄重,墨香里藏着文化的根脉。我小时候,总爱蹲在旁边看,闻着墨香,听着笔尖划过纸张的沙声,觉得那是一种最动听的新年序曲。

如今,大伯年纪渐长,便开始手把手教我写春联。今年,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了一幅春联。握笔的手微微发抖,字也有些歪斜,但妈妈站在一旁笑着说:“别怕,字歪一点也没关系,这是我们家独一无二的春联,有温度、有心意。”当我把春联贴在大门上,邻居们纷纷驻足夸赞:“这字写得真有劲儿!”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:这张书桌,不仅写着对新年的祝福,更写着我们家代代相传的文化血脉。

据点三:祭祖处——心灵的归途

家中最庄重的一角,是祭祖的供桌。香炉里青烟袅袅,果盘中摆着时令鲜果,还有奶奶亲手蒸制的糖糕,甜香四溢。这里,是我们全家心灵的归途,是新年前夕最肃穆的仪式场。

每年除夕,全家人齐聚于此,神情恭敬。爸爸点燃三炷香,我们依次鞠躬,他低声祷告:“请祖先保佑全家平安,也保佑孩子们学业有成,健康成长。”那一刻,空气仿佛都静止了,只有香火的气息在空气中缓缓流淌。

爸爸曾告诉我,我们的祖先从遥远的地方迁徙而来,靠着勤劳与善良,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繁衍。一代又一代,才有了今天的我们。去年祭祖时,我悄悄在心里许下愿望:希望新学期能取得好成绩。如今回想,那不仅是祈愿,更是一种与祖先对话的方式。

我渐渐明白,祭祖不是迷信,而是一种深情的回望——是对先人的感恩,是对家族根脉的认同,更是对未来的郑重期许。带着这份祝福与责任,我们才能走得更稳、更远。

这场“年味地图”的探索之旅,让我发现:年,不只是热闹的鞭炮和丰盛的饭菜,更是藏在腊肠里的烟火气,写在春联里的文化情,融在祭祖仪式中的敬与爱。

这些味道、这些场景、这些情感,像一颗颗闪亮的星星,点亮了我的年味地图。它们告诉我:无论未来走多远,家的温度,年的记忆,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灯塔。

“乡村发现者”行动

灰堆里蹦出的“金豆娃”

道真自治县民族小学五(2)班 韩梓涵

“灰豆腐”,是道真地道的正宗特产。腊月的风掠过晒谷坪,卷起几片枯叶,却卷不走村里那股浓浓的年味。在我们道真的农家小院,屋檐下挂着的不是红辣椒,就是一串串玉米,堂屋的熏房里,几块老腊肉被柴火熏得油亮亮的,光是闻着那味儿,肚子就咕咕叫。这时候,厨房里总会响起那熟悉的顺口溜:“腊月二十五,推磨做豆腐。”而在我的家乡,这句话后面还藏着着一个更神秘的魔法:“豆腐进了灰堆里,摇身一变金元宝。”今年,我缠着奶奶,非要揭开这个秘密。

清晨的厨房里,奶奶正往灶膛里添着松毛柴,火苗“呼”地一声蹿起来,大铁锅烧得滚烫。我的任务是准备桐壳灰——这是让豆腐变身的“魔法粉”。看着黑乎乎的草木灰,我皱起眉头:“奶奶,这灰脏兮兮的,豆腐进去不就毁了?”奶奶笑着塞给我一块白嫩嫩的豆腐:“傻丫头,这是给豆腐穿棉袄,赶在除夕那天,好给咱们添道硬菜。”

我半信半疑地把豆腐埋进灰堆,原本雪白的豆腐瞬间变成了“小黑娃”。我小心地给每块豆腐翻身,指尖沾了灰,额角也蹭上几道黑印,活

像个灶王爷。奶奶说,这草木灰是山里的宝贝,能让豆腐脱胎换骨,我听着,心里满是期待。

裹好灰的豆腐要在竹篮里“睡”上三天。终于到了炒豆腐的日子!奶奶把裹满灰的豆腐倒入锅里。锅里的黑豆腐块像小精灵似的蹦起来了,神奇的事情发生了:原来硬邦邦的豆腐慢慢鼓胀,表面由黑转黄,最后变成了一个金灿灿的“金豆娃”。

炒好的灰豆腐果要筛去草木灰,再用温水反复冲洗。当金油亮的金豆娃躺进竹篮里时,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奶奶切开一块递给我,我迫不及待的塞进嘴里——外皮酥脆,带着豆香和淡淡的草木清香,越嚼越香,成就感像气泡一样冒出来。

跟奶奶学做豆腐,我不仅学会了佬佬族祖辈传下来的老手艺,更懂了:这灶台里的烟火气,就是咱们道真佬佬人家最浓的年味,是将来长辈,最让人骄傲的家乡味道。这从灰堆里蹦出的“金豆娃”,是最温暖的年俗记忆,也是想一直传承的“新年魔法”。

指导老师:田敏

“城市漫步者”行动

王乃山日出

罗甸县玉湖实验学校四(3)班 罗墨好

大家都说城郊的王乃山日出是当地一绝,我心心念念了好久,终于有机会要去山顶目睹一番。

凌晨三点,我们出发了。从山脚抬头望,王乃山在薄雾里若隐若现。从山脚到半山腰是一段长长的曲折的台阶。我兴致勃勃地登上台阶,三步并作两步,很快就把妈妈甩在了后边。可爬到半山腰,台阶变得又陡又长,曲曲折折掩映在路旁的树影里,根本望不到头。没等多久,我便双腿发软,小腿酸软得抬不起来,扶着栏杆大口喘气。

妈妈扶上来,给我鼓励:“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,一步一步走,总能到目的地。加油!你可以的!”妈妈把手伸过来,拉着我继续向山顶进发。我咬咬牙,跟上妈妈的节奏,和她一起往上爬。

夜风轻轻拂过树叶,树叶窸窣窸窣,似在我们的耳边呢喃细语。树叶和夜风就像是调皮的孩童,不知疲倦地追逐着我们的脚步。我们边爬边互相打气。不知不觉我们的衣服都浸湿了,我们由一路上的欢声笑语,渐渐只剩下气喘吁吁。近了近了,终于看到山顶上那尖尖的铁塔,我们便一鼓

作气向山顶爬去。

此时的山顶上已经聚集了很多人,大家都望着东边,静静地等着日出。很快,天边出现了一抹红霞,有人大喊:“太阳要出来了!”果然,天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,像秋天果园里挂在枝头被枝叶挡住半脸的橘子。橘红色的太阳正慢慢上升,不一会儿整个太阳就冲破云雾显现了出来,并发出耀眼的光芒,把周围的云都染成了红色。人们发出了欢呼声,我也不禁感叹道:“日出真美呀,真是人间奇观!”

微风拂过,路旁细长的野草摇曳着身姿,像是在和天边的“橘子”打招呼。云海在脚下随着风不停地翻滚,我静静地站在山顶,仿佛自己也变成了一朵云,轻飘飘的,随时要飞起来。妈妈笑着问我:“这一趟不白来吧,你有什么收获呀?”我用力点点头,家乡的美不仅在高楼大厦,更在这些充满神奇的大自然里。同时我也明白,只有坚持才能看到山顶绝美的风景。

指导老师:陈从雪

元宵里的暖

福泉市第三中学七(9)班 金先惠

“爆竹声中一岁除。”初晨的寒气还贴着窗玻璃时,外婆小院的厨房已溢开了汤圆甜糯的香气。天还没亮透,我就被木甑蒸腾的雾气熏醒。踩着棉拖鞋溜进厨房,正撞见外婆把磨好的糯米粉倒进大瓷盆,温水顺着她指尖渗进粉里,雪白的粉团很快变得软乎乎的,像捧了团云。“醒好的粉才够糯。”外婆揪下一小块塞进掌心,“就像日子,得慢慢揉才会甜。”我学着她的样子搓汤圆,可粉团总不听使唤,要么扁成面饼,要么把黑芝麻馅挤得漏出来。指尖沾的糯粉被我偷偷舔净,甜得直眯眼。外婆笑着覆上我的手,她掌心的薄茧蹭着我的手背,带着我轻轻打圈:“轻一点,再轻一点,把团圆都揉进去。”在她的牵引下,圆滚滚的汤圆终于在我掌心成型,沾着细粉,像裹了层糯霜。

铁锅的水咕嘟着冒起白汽,汤圆下锅时溅起细碎的水花。起初它们沉在锅底,像撒落的玉粒,没过多久就挺着圆肚子浮上来,在沸水里打转,成了满锅的“小元宝”。外婆往锅里撒了把晒干的桂花,金箔似的花瓣浮在汤面,甜香瞬间裹住了整个厨房。

我捧着粗瓷碗蹲在小院的梅树下,咬开汤圆的刹那,滚烫的芝麻馅淌在舌尖,甜香混着桂香漫进喉咙。清冽的晨风拂过碗沿,梅枝上的花苞点点初绽,像是攒了一冬的盼头。这时隔壁阿婆端着年糕过来,外婆忙给她盛了碗汤圆,两人坐在石凳上唠着家常,笑声混着汤圆香,把清晨的寒意都烘得融融的。

指导老师:黄远星